

D.M. Pulley

# THE DEAD KEY

## 死钥匙

【美】D.M. 普利 著  
黄勇民 译

D.M. Pulley

# THE DEAD KEY

## 死钥匙

【美】D.M. 普利 著

黄勇民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钥匙/(美) D.M.普利著;黄勇民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321-6320-5

I. ①死… II. ①D…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2582号

©This edition made possible under a license arrangement originating  
with Amazon Publishing, www.apub.co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6-689

书 名: 死钥匙  
作 者: (美) D.M.普利  
译 者: 黄勇民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300,000  
印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320-5/I · 5043

定 价: 49.8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 序言

子夜降临在克利夫兰第一银行，大堂里的大时钟在孤独地当当报时。时钟枯燥的环形阴影掠过银行营业区一扇扇沉重的大门和空空的座椅，沿着走廊一直投射到她藏身的黑屋。这是一小时里除了她自己轻声的呼吸以外听到的第一个声音。这是她的行动信号。

她轻轻推开女厕所的门，向黑暗窥探。长长的阴影拂过昏暗的走廊，射进营业大厅，扫过楼面，使白天熟悉的東西变得凶险不祥。有人在看守——夜间保安、她的老板、或是其他什么人——对于这一点她确定无疑。银行里总有人看守。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门道里，心里明白如果她被抓住后果将会怎样：她会被逮捕，她会失去一切。不过，她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失去。也许这就是他说服我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吧，她边摇头边暗自寻思。她不敢相信自已会同意经受这一切。但是她同意做了。等了足足一分钟之后，她走出藏身之处，让身后的门转动着关上。

她娇小的脚步在银行营业区的石板地上喀哒喀哒作响，像涟漪一般轻轻穿越寂静。她皱起眉头，蹑手蹑脚地走过一间间出纳亭，进入大堂。当她悄悄经过旋转门和将她与楼外黑夜隔开的从地板到天花板

的落地窗时，大时钟滴答滴答地发出报秒声。一辆大型轿车从东九街转弯驶入尤克利德大街，它的前灯灯光透过玻璃窗照到了她身上。她呆住了。她屏住呼吸，等待汽车驶离。当汽车终于驶过时，她想奔回厕所，藏身在那里直至早晨。但是她继续往前行走。他在等她。

当她从银行总裁老阿利斯泰尔·默瑟表情警惕的肖像下经过，沿着走廊向左走的时候，老头瞪着眼睛怒视着她。电梯服务台没有保安。情况正如他判断的那样。

当她绕过墙角，走下螺旋式楼梯，进入楼下的黑暗之中时，透过大堂照射进来的路灯灯光逐渐淡去。他在下面某个地方等着。每走一步，她都把铜钥匙攥得更紧，直至感觉好像钥匙嵌入了她的拳头。前天，她从保管箱里将它偷了出来，希望没人察觉。没人察觉。

下午五点，她没有随其他人一起离开，无人注意到这一情况。保安甚至没有检查一个个抽水马桶隔间就关了女厕所的电灯。至此，他对一切事情的判断都是对的。

当她到达楼梯底部时，那里滞闷的空气似乎更加浓重。黑暗之中红色的地毯消失了，不过脚下柔软如垫，借此她明白地上依然铺着地毯。她想象着金库的门，静静地摸索着穿过楼面。她竖起耳朵倾听手电筒咔哒打开的声音、钥匙圈丁零当啷的声音或者笨重沉闷的脚步声，她的耳朵里满是心脏突突的搏动声，其他什么声音也没有。她慢慢适应了黑暗，能够分辨出墙角处的接待柜台，它是一道黑色的路障，守卫着金库的入口。她急忙走上前去，蹲伏在柜台的里面，等待着。

当一切归于平静后，她拉开座椅左边的抽屉，盲目地在里面摸索，直至找到她想要的东西。它是另一把钥匙。当她直起身子时，一个巨影赫然耸现在她身旁。她张嘴想尖叫，一只大手钳夹了下来。

“嘘——嘘！”

那只粗糙的手掌紧紧捂住了她的嘴唇，闷住了她的声音。她挥舞的双臂和双拳也被影子的另一只手紧紧钳住。她被捉住了。

“嗨，是我！行啦，行啦！对不起，我吓着你啦。你没事吧？”

听到他的声音，她紧张的肌肉松弛了下来。她点点头，几乎瘫倒在地上。他的手依然捂住她的嘴巴。

“你拿到了吗？”他问。

她又点了点头。

“好。”他松开了手，这样她就能呼吸了。“跟我走。”

他抓住她的手腕，带着她穿过圆形门道，进入金库。她看不见任何东西，不过通过他们踩在坚硬的金属地面上的脚步声，她明白他们实际到达了哪里。

“行啦！”他打开一个小手电筒，仔细查看排列在两面钢墙上的数百扇金属小门。“我们寻找 545 号保管箱。”

保管箱旁的墙壁一片昏暗模糊。她的心脏依然在剧烈跳动。她两只手各拿一把钥匙朝保管箱走去。哥特式的怪诞符号标注着那些金属小门，大数字小数字设计得令人不知所措，直至最终看到那个标注“545”的保管箱。她将两把钥匙分别插进箱门，等了一会儿。她担心保安或警官随时都可能端着枪出现在眼前。

他厚实发达的前胸贴着她的后背，一条手臂搂住她的腰肢。她闭上眼睛靠在他的身上，内心希望他们能回到她的住地或宾馆或任何其他地方，只要不是这金库。他的气息热辣辣地吹拂着她的脖子。

“快点，宝贝！我们来看看我们得到了什么。”

小门一下子开了，露出了里面长长的金属盒子。

胆汁冒到了她的喉咙口。这是非法破门而入，严重盗窃罪，至少

十五至二十年牢役。她一生中从没偷过哪怕是一包口香糖。盗窃金库一直在计划之中。他对她说过很多次。而现在她竟然实际在干这件事情……啊，主啊！她要呕吐了！

他并没有注意到她脸上惊恐的神色，一把将她推开，把保管盒从金库里拉出来，“噔”的一声将它放到了地上。

她往后缩了一下。

“放松，宝贝！查理在休息。至少一小时后才回来。与我的一个朋友在约会。”

当他掀开盒盖时，他压低嗓子咯咯地笑了起来。一叠叠百元大钞票整齐地堆到盒子顶部。现金底下躺着一根很大的钻石项链。他得意地举起手“啪”的打了一下她的屁股。

“哈！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满堂红！”

见到一颗颗硕大的钻石，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它不再属于任何人了；她默默重复他多次说过的话。没人再会惦念它。甚至没人知道它储存在这里。她跪倒在地，伸出一只颤抖的手去触摸一颗钻石。

他一把抓走项链，从他的外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天鹅绒袋子。“赶紧拿那个盒子，”他命令道，“我断定它是枚戒指，不过别动什么邪念，好吗？”

“邪念？”她轻声说，直到这个词说出口，她才明白他的意思，并打开那个小盒子。小盒里躺着一枚极大的钻石订婚戒。

“嗨，来日，我给你买一枚，任何戒指都无法与之相比，好极了！”他轻轻抚弄她的一侧脸颊，并眨眼示意。他婚戒的金属边缘在她的脸颊上留下了一条冰冷的划痕。

他从她手里抢过戒指盒，将它塞进袋子并开始数钱。随着现金总数越来越高，他眼角上的笑纹加深了。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多少钱算

是足够。

她硬逼着自己将目光移回到地上被侵扰的保管盒上。现金和珠宝底下藏着一张黑白旧照，在昏暗的光线底下闪烁着黄色的光芒。这是一张用铁板照相法拍摄的照片，相片上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身穿一件拖地连衣裙，脖子上戴着这条钻石项链。她意识到，这可能是张结婚照。随后，她看到了其他物品——一块花边手帕、一些折叠好的信件。情书，她默默地想，于此她第一次遐想到那位将这些东西放进盒里的人。从羊皮纸和照片的外观来看，这些东西也许是五十年前存放的。她伸手拿起一件物品。

“嗨！你在那里发白日梦吗？我们没有一整天时间。”说完，他咔哒关上保管盒盖，举起盒子，将之推入保管箱。

听见金属小门关闭的声音，她站起身来，顺从地转动两把钥匙，重新锁好 545 号箱。她在小门前停了一会儿。她感到自己应该祈祷些什么。这就像是一场葬礼。有人还能找到那个女人的照片吗？或者她的情书？根据记录，这个保管箱已经很多年没有开启过。545 回眸凝视着她。

“行啦！接着干，去 547 号箱。”

“对。547。”她的声音似乎很遥远。一切都是一场奇怪而可怕的梦。这不是一个金库，它是一座陵墓。他们是盗墓人。

找到两把钥匙并打开了 547，好像它们有自己的头脑一样。他将盗窃来的财宝放进空盒，然后关闭钢墙上的这个保管箱洞穴，现在这个箱子里藏匿着他们可怕的秘密。她拔出了钥匙。钥匙在她的手里是沉甸甸的。

他紧紧搂住她削瘦的肩胛，热吻了她的双唇。“你就等着吧，宝贝！我们一生都高枕无忧啦。这样再干几个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



永远不会再有烦恼。”他再次亲吻她，捏她的屁股，随后轻轻推着她的屁股走出门外。

当他领着她走出金库时，他没有注意到她正低头凝视着自己隆起的腹部，不可能掩饰它太久了。不过，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在一起了，她对自己说。永生永世在一起。就像他许诺的那样。

她在门口站住了脚。545号保管箱依然在黑暗金库里的某个角落。她轻轻地对着虚无说，甚至也像是对她自己说，“对不起！”

随后，沉重的圆门轻轻转动着关闭。

## 第一章

一九九八年八月八日星期六

艾丽丝·拉奇猛地坐了起来。时钟正发狂似的发出短促刺耳的“嘟嘟”声：早晨八点四十五分，而十五分钟后她应该到达市中心商业区。该死！闹钟已经连续不断响了半个小时，几乎震塌她公寓套房四周摇摇欲坠的墙壁，可是她不知怎的竟然能在铃声中熟睡！她从缠住的被单中挣脱出来，冲向盥洗室。

没有时间淋浴了，她转而往脸上泼了些冷水，用牙刷清除嘴里肮脏烟灰缸般的味道。她甚至没有梳理长丝般的棕色头发，就使劲一拉用一根橡皮筋将之束住。她匆匆套上一件T恤衫，穿上一条牛仔褲，然后飞奔出门。艾丽丝身材瘦长长发飘逸，遇上好日子，会显得模样姣好甚至妩媚动人，尤其是当她记得不低头垂肩时。但今天不是个好日子。

早晨的太阳像审讯的灯光直射她的眼睛。是的，昨晚她一直在喝酒，警官。是的，她的脑袋很疼。不，在炫目的阳光下，她不是最负责任的二十三岁女人。她辩解说，不得已周六上班结果全乱了套。周

末这种时刻没人会起床。不幸的是，她是自告奋勇来干这苦差事的。

本周早些时候，惠勒先生把她叫进他的办公室。他是她部门的负责人和公司主要合伙人，可以当场开除她。这就像被人送到校长面前一样。

“艾丽丝，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在 WRE<sup>①</sup> 的这份工作如何？”

“嗯，还可以，”她说，尽量不显得像她所感觉得那样不自然。“我在学习不少东西，”她用求职面试的语气说。

她讨厌 WRE 的这份工作，但不好对他直说。日复一日，她所做的只是用一支红笔标注一份份图纸。有许许多多描绘每根混凝土横梁中的每根小钢筋的图纸，她必须核查所有这些图纸。这工作使人思维麻木心灵压抑，尤其是她具备胜任那么多其他工作的能力，心里就对此倍感厌恶。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凯斯西储大学<sup>②</sup>，曾得到过许诺可以参与尖端结构设计项目，可是进入伟大的工程师生涯三个月后，她已经沦落成一个标图小丑！星期一那天，在一阵绝望之中，她曾对她的指定导师布拉德这么说过。一天之后，她就忐忑不安地坐在惠勒先生对面了。布拉德告发了她。她要被解雇了吗？她歇斯底里，紧张得直想呕吐。

“是这样的，布拉德认为你很有能力。也许你想改变一下工作节奏。”惠勒先生颇有公司高管风度地笑了笑。

“哦，你的意思是？”

“我们刚揽到一个非同寻常的项目，合伙人们认为你也许非常适合做这个项目，它需要进行实地测绘。”

---

① WRE: Wheeler Reese Elliot Architects, “惠勒·里斯·埃利奥特建筑设计院”的英语缩写。

② 凯斯西储大学: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又称凯斯西保留地大学,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

实地测绘意味着可以离开她讨厌的工作间。“真的吗？这听起来很有意思！”

“太好了！布拉德会让你尽快熟悉情况。这个项目相当敏感。我们的客户正倚仗我们为之保密。你俩愿意加班，我真是非常感激。你们不会白做的。”

惠勒先生拍拍她的后肩，关上了他角落办公室的房门。她嘴角处的微笑渐渐消退。这事有点蹊跷。后来布拉德解释说他俩将在周末加班。没有额外报酬。

艾丽丝心想，这简直是扯淡！她忍住愤怒，一屁股坐进驾驶座椅，开着她那辆锈蚀斑斑的米色马自达汽车，加大油门，沿着马路飞驰而去。在交通信号灯处，她在杂乱的驾驶室地板上摸索出喝剩的半瓶健怡可乐，点燃了一支香烟。不过，转念一想她还能做什么？说不？

当汽车驶近市区的时，艾丽丝突然想起自己还不知道到底要驶向哪里！她迅速在自己的手提包里翻找那张她匆匆写下的地址。香烟、打火机、唇膏、收条——她把包里的东西统统倒在副驾驶座上，同时用一只眼睛盯着道路。

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她抬头一望，及时转向一边，避免撞上一辆迎面驶来的垃圾车。她猛地刹车，汽车“嘎吱”一声停了下来。

“该死！”

副驾驶座上的一堆杂物被甩到了车底板上，那张下落不明的小纸条落在了杂物上面。她抓起纸条，念了起来：

尤克利德大街 1010 号

克利夫兰第一银行

后院停车

在东十二街和尤克利德大街的交叉路口，仪表板上的时钟闪烁着上午九点一刻。布拉德一定正站在门口，轻轻颠着一只脚，时不时看看他的精工表<sup>①</sup>，正后悔自己推荐了这个新来的疯疯癫癫的姑娘从事这次实地测绘任务。红灯长时间不变，她乘机把所有杂物塞回了手提包。

在石头和玻璃的一片影绰不清之中，位于尤克利德大街 1010 号的那栋大楼从她的车窗边一闪而过。该死！她的车高速穿越事实上的黄灯，左拐驶上东九街，然后绕弯进入休伦街。这里应该在大楼的背面，但是只有“禁止泊车”的标志。艾丽丝开始恐慌。她将不得不沿着休伦街一路开回到东十四街才能调头。时间不容许那样做。她第一次外勤，却已经迟到很长时间。

她驶入一条狭窄的死胡同车道，尽头是一扇紧闭的车库门，它与沿街其他一扇扇没有标志的接收门<sup>②</sup>一模一样。车道两边的人行道空荡荡的，整条道路死一般的寂静。每逢周末，克利夫兰大部分地区都像鬼城一般。抬头望去，一栋十五层被煤烟熏黑的办公大楼直入云霄。腐烂破损的木板覆盖着半数窗户，无穷无尽的一排排砖头模模糊糊地衔接在一起。就是这栋大楼？她伸长脖子抬头仰望，感觉就像脑袋要从脖子上滑落一般。宿醉的不适感觉有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反映出来。她紧紧闭上眼睛，慢慢吐出一口气息。她必须停止好像每晚都是大学生联谊会派对似的酗酒。大学生生活结束了！

昨晚的情景就像破损的幻灯片从眼前一幕幕闪过。她去公寓楼下

---

① 精工表：Seiko，日本手表。

② 接收门：receiving door，仓库等接收货物的入口处。

某个新开业的酒吧参加工作结束后的快乐时间<sup>①</sup>。每一小杯墨西哥龙舌兰烈酒下肚，夜晚就变得越发模糊。尼克也在酒吧。他是个室内装潢设计师，机敏性感，工作期间她已与他调情了好几周。他喜欢在她的办公桌边晃来晃去，谈天说地。对于艾丽丝来说，这是令人愉快的间歇，可以暂时不用红笔标注施工图，就像秘书受到了表扬。尼克心里明白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于尼克的笑话，她会哈哈大笑，经常脸红耳赤——这就是她在“诱惑”部门里各种技能的延伸。

尼克为几杯龙舌兰买了单。他的手臂懒散地搭在她的肩上，他对她耳语了些什么，不过乐曲声鼎沸，她听不太明白。随后她记得，他驾驶她的汽车送她回住处。他亲吻了她，于是整个世界天昏地转，失去了控制。她只记得亲吻之后，他费力地扶她上楼上床，叫她休息一下。她想她应该心存感激，因为他的所做所为像个绅士，并没有乘机占她的便宜。可是，天哪，难道她的接吻那么糟糕？！

“嘎吱！”不知何物发出一下响亮的声音。艾丽丝闻声一下瞪大了眼睛，她的汽车猛的一侧。她拼命踩住刹车，以免撞进前面的接收门，就在这时接收门卷动着开启了。布拉德走了出来并向她招手致意。

“早上好，艾丽丝！”

“布拉德！嗨！”车窗减轻了她的招呼声。白痴！她摇下车窗，再次招呼：“嗨！你怎么进去的？”

“我有我的办法，”他边说边耸动一根眉毛。“不！是保安指引我往那里走的。”

---

<sup>①</sup> 快乐时间：work happy hour，指酒吧或餐馆削价供应饮料时间，供人们工作结束后松弛一下。

布拉德是个模范工程师，身着挺括的“杰西·潘尼<sup>①</sup>”牌衬衣和刚刚烫过的便裤，看上去好像已经去过健身房，淋过浴，吃过四道食物的早餐。相比之下，艾丽丝看上去就像被人刚从淋浴间下水道里拉出来似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泊车吗？”

“可以，快进来吧！”

艾丽丝的车跟随布拉德驶入一个地牢似的场所，这个场所原先是装卸码头，里面有两个肮脏的货车装卸分隔区和一块破损的混凝土平地，足够停三辆汽车。艾丽丝把她那辆噼啪作响的汽车停靠在一辆一尘不染的本田车旁边，这辆车只可能是布拉德的。墙上的告示写着“短时间泊车，单泊送货车”。随着她身后的库房小门卷动着关闭起来，装卸区渐渐黑暗下来。一股极其难闻的气味慢慢钻进她的鼻子，这气味好像是正在腐败的肉和呕吐物，几乎迫使她奔向墙角去呕吐。墙角处有一只锈蚀的大垃圾桶。

“味道很不错，对吧？”布拉德逗笑说。他指着一个遗弃警卫室旁边墙上的一个红色按钮说：“进来后一定要关好车库门。”

“当然！不过，没有你，我怎么进来？”她捂住鼻子和嘴巴问道。

“外面车库门边有个通话盒。拉莫尼会让你进来。”

艾丽丝点点头，同时环顾四周寻找拉莫尼，可是却不见他的人影。

“好啦，我们开始工作吧。”布拉德从他那辆本田雅阁牌汽车一尘不染的行李箱里拽出一个很大的野外工作包。

---

<sup>①</sup> 杰西·潘尼品牌：J. C. Penney，由詹姆斯·潘尼于1902年在美国怀俄明州一矿区小镇创立的著名公司所生产的各种商品品牌。

这时她才想到她忘了携带一个野外工作包或者哪怕只带个写字夹板也好。那才合乎情理。她赶紧从汽车里抓起自己那个超大的手提包，甩上肩头，装出一副好像包里不是只有唇膏和香烟的样子。“行啦！”

布拉德领着艾丽丝穿过一条长长的服务走廊，走进一个昏暗的门厅。他们凭借着前面微弱的日光，经过铜质的电梯门，最后来到克利夫兰第一银行的大堂。

艾丽丝呆呆凝视着高耸在头顶上方十五英尺处用平顶镶板装饰的天花板。从嵌饰木质镶板、铜质窗扉到入口处上方的巨型古钟，大厅内的一切东西似乎都是手工精制。地面上的瓷砖很小，用手工铺成有装饰艺术流派风格的镶嵌图案：中间有圆形玫瑰花饰。两扇古色古香的旋转铜门面朝尤克利德大街，它们似乎受了羞辱：因为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链条和挂锁。两扇装有旋转铸铜把手的坚固金属门上方墙上饰有几个闪闪发光的字母：“克利夫兰第一银行 创建于1903年”，金属门通向某个其他房间，门是紧闭的。

“这所有一切都是哪年造的？”艾丽丝仔细端详头顶上方镀金的时钟。多年前，时钟的两根涡卷时针就已停止走动。

“大萧条<sup>①</sup>前某个时候。在战后的建筑中你根本见不到这种手工艺。”

“这栋楼是什么时候闲弃的？”艾丽丝问。

“我不太清楚。我认为分类县志里可能会有些资料。”布拉德从他的工作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快速翻找，然后大声朗读：“克利夫兰第一银行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关闭。”

---

① 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指1929—约1939年发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艾丽丝自言自语道。

墙壁上挂着一块廉价的告示牌，牌上黏贴着几行小的黑色丝绒条，丝绒条上贴着的一些白色塑料字母，有些松动了有些缺失了，这些字母组合成至少二十人的姓名和办公室号码。对面墙上悬挂着一位神情严肃的老人肖像；艾丽丝默念了雕刻在像框上的名字：阿利斯泰尔总裁，肖像上的老头用两只眼眶发红的眼睛怒视着她。

“当城市违约时，许多事情都完蛋了。一家家企业倒闭了，没有人能够找到工作。我们还算幸运，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她抬头凝视着平顶镶饰天花板以及它的数百幅壁饰和镀金透雕细工图案。这真是丢人！那么多年前，这家银行到底出了什么差错，需要把这栋楼封存近二十年？！

一股暖风呼呼地穿过旋转铜门。她几乎能够想象身着花呢套装的男士们和脚蹬高跟鞋的秘书们鱼贯进入大堂。每天一定有数以百计的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她想要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曾费神抬头仰望？